

尚書序錄

尚書譜

尙書序錄

續谿胡秉虔學

虞書

孔穎達等正義曰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錄曰孔氏序云伏生尙書以舜典合於堯典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

諸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

二十八字又姚氏後人所增矣使尙書本有此

二十六字伏生雖老何以合舜典於堯典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

飫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

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汨治作興臺勞飫賜也凡十
一篇皆亡

錄曰劉氏微七經小傳云共當作工古文工與共相近誤爲共耳汨作言所以釐下土興工致治之道九正乃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援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薛氏季宣尚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記其語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艮庭江氏聲尚書二注音延云當於方字絕句詩商頌禹敷下土方正同此句漣秉虔漆傳意亦似兩方字絕句
稟當從唐石經作稟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

釋文曰矢
本又作夫

錄曰抱經盧氏文昭釋文攷證云夫古矢字
隸釋成陽令唐扶頌惟直如夫隋書天文志
天夫在夫皆作夫秉虔案說文解字無夫
字夫蓋漢以來俗體耳以爲古字非也
傳曰凡三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因以此二人名
篇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棄稷一
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
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別有棄稷篇
錄曰孔氏序云伏生尙
書益稷合於臯陶謨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錄曰艮庭江氏云不言作禹貢蓋闕也秉虔
案江說是也山井鼎七經考文載古本作貢
下有作禹
貢三字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釋文曰有扈國名虞
夏同姓正義曰地理

志扶風郿縣古扈國馬
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錄曰艮庭江氏云太康啓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馬融曰須止也重云避亂於洛汭又云失邦之事無聞惟孔書言后羿距之於河案左傳言羿因夏氏以代夏政未見其爲太康時事姑闕疑焉秉虔案江說是也但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上有啟九辨與九歌兮句故王逸註云言太康不遵國政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攷墨子非樂篇亦有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萬舞奕奕章閭于天等語則五子之歌當爲史臣記五子淫樂之事明失邦之由也

羲和洒淫廢時亂曰徂徕征之作徂徕征

傳曰徂徕之君受王命徂徕征之

錄曰據序云晉往征之則晉不當爲國名故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君尚書注爲人名顧
命晉之舞衣鄭注亦云古人之名傳因後出
書曰晉侯又曰晉后故以爲晉國之君耳然
而地之所在
無可攷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
沃

傳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

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告來居治沃土一篇皆亡

釋文曰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
書正義曰周語立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立王謂契
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
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
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
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
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凡八遷國
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

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令湯居亳事見
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言湯自商邱遷亳
以相土居陶邱其文見於左傳耳此言不必然也
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
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邪相土至
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鄭云亳
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云今濟陰
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
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
塚皇甫謐云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使亳衆往爲
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
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
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錄曰亳西汴王氏艮庭江氏皆主鄭注江氏
又云亳近商地商故契所封也故曰從先王
居先王謂契也與舊說異陸氏云五亡篇載
謂帝告釐沃及湯征汝鳩汝房也攷大傳載
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蓋伏生生當周
末秦初之際百篇具有伏生全習之焚燒之
後漢求遺書纔得二十九篇其餘簡策雖亡
而零章斷句伏生尙能記憶故筆之於大傳

耳定字陳氏櫟曰
帝告疑卽帝譽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述始征之義也亡

錄曰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日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
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
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此尙書之本文太史
公從孔安國問故故得載之史記也特序明
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則篇中當有伐葛之
事恐太史公所載亦非全文而傳以爲亡尤
不可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

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傳曰鳩方二人湯之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二篇皆亡

錄曰二方字
史記皆作房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

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正義曰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

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在毫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從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安邑有鳴條陟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夏桀同以乙卯日亡昆吾在濮陽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傳曰言夏社不可遷之意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正義曰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疑至臣扈二臣名也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錄曰此變置社稷鄭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旣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置傳則云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秉虔案二說不同傳義爲長或曰然則自湯以來革命者多矣何有傳義爲長或有遷社遷稷之事也曰上古人臣有功德於民者莫如句龍與稷故新王受命無所復用其更易耳至於孟子所謂變置社稷則古今注皆云毀其壇壝而更置之非必更易其配食之人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

傳曰三閭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錄曰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閭亭三閭卽三閭也聲相近

湯歸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誥

正義曰左傳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

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大垌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

錄曰大垌本紀作泰卷陶徐廣曰一本無陶字索隱云鄒誕生卷作餽又作洞則卷當爲

垌竹汀錢氏大昕云卷垌聲相近泰與大古文通仲虺本紀作仲虺說文無羈字疑本作

羈荀子作仲羈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錄曰殷本紀仲勳作誥下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臣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潰已修萬民乃有居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此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採入史記者真古文湯誥也與後出尚書迥異案本紀女母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蓋太史公語

咎單作明居

釋文曰單音善

傳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正義曰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一沒

而太甲立稱元年凡三篇其二亡

正義曰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

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卽以其年稱爲元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

錄曰良庭江氏云成湯之沒久矣於此言成湯既沒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爾非謂湯沒之後卽爲太甲元年也孔氏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誣前王而給後學誕妄甚矣西泚王氏鳴盛尙書後辨云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曆志所引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生箕寶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曆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志的確可信僞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

孔傳又爲踰月卽位之說皆非也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縣家以爲縣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十二月是元年未非元年初作偽者改爲卽位陳訓以祀先王爲莫殯告卽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爲之乎秉按案外丙二年仲王四年見於孟子與史記合惟外丙二年作三年爲少異而崩年改元尤爲失禮之大虛造故竇或爲後人所藉口皆不可以不辨故錄江王二家之言如此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桐湯葬地也思庸念常道

錄曰蘇氏謂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也解與孟子子合

伊尹作咸有一德

傳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錄曰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於百篇爲第三十二般本紀亦於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成有一德與鄭本篇次同鄭傳買馬古文之學太史公亦從孔安國問古文是孔氏古文篇次本是如此良庭江氏云據神記縑衣兩引此篇三復其文卽可知是成湯時書矣僞孔氏別造一篇作伊尹告太甲語而以次太甲後妄甚

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傳曰沃丁太甲子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錄曰咎單疑卽前作明居者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傳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二木合生七

日大拱巫咸臣名皆亡

錄曰良庭江氏云馬融注太戊太甲子案殷本紀沃丁崩弟太戊立然則太戊是沃丁弟太庚之子故漢書古今人表云太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子雍已小甲弟太戊雍已弟馬云與史記漢書異者史記叙商家世系本紀與世表不同世表云太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弟雍已小甲弟太戊雍已弟是沃丁至太戊皆太甲之子也世表本紀同出一人之手而互相違異焉據世表為說也祥有吉有凶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祿祥是吉祥也周易豐上曰天降祥也孟喜注云天降下惡祥也是凶祥此桑穀共生劉向以為草妖則凶祥矣殷本紀言一莫大拱與此不同今案呂覽韓詩外傳以為湯時事伏生大傳劉向五行傳又以為高宗時事皆非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傳曰原臣名二篇皆亡

仲丁遷于蹕作仲丁

錄曰殷本紀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市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則太史公所見古文多太戊篇無伊陟篇上序本當云作咸又四篇太戊猶虞書云作汨作九共九篇葉飢也此序但當云作原命良庭江氏云古文重字不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此序太戊贊于伊陟承咸又四篇之後太戊字下皆當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太戊之篇因於此序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事或然也馬融亦以原爲臣名江氏則云原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受故再命之

傳曰太戊子蹕地名陳遷都之義亡

正義曰李氏云蹕在陳留

浚儀縣

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蹕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錄曰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東經敖山北卽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傳曰仲丁弟相地名有河北亡

釋文曰今魏郡有相縣

錄曰漢書地理志沛郡有相縣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釋文曰圯備美反徐洪鄰反馬云毀也

傳曰亶甲子圯于相遷于耿亡

錄曰仲丁序正義云皇甫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但序明云圯于耿似未可解爲遷于耿也或圯于耿而更遷他處書不詳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竹書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圯于耿遷于底入年城底邢底地皆莫攷亦無他書可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釋文曰盤本又

作般正義曰東哲云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般亳字摩滅客或爲宅但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與始

不類知束妄說耳

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

九

錄曰五遷篇內傳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
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然
據經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則
五遷當在盤庚以前不應并數居亳卽湯遷
亳在未有天下之先亦不應數馬鄭王注乃
并數商邱謂與亳鄰相取爲五尤非已竹書
紀年湯以居外丙仲丁始自亳遷于囂河
雍巳太戊皆居亳仲丁始自亳遷于囂河
甲又自囂遷于相祖乙元年自亳遷于囂
年圮于耿又自耿遷于庇南庚又自庇遷于
奄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般則歸相耿庇奄
恰是五邦上不必數商亳下不必數亳般也
但紀年後出又無他證難以達信耳殷本紀
云祖乙遷于邢而紀年不載豈邢卽耿乎本
紀又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
南復居湯之故居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
鄭君注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爲君
時事當別有據則紀年盤庚十四年遷般之
說亦非孔氏序云伏生尙
書盤庚三篇合爲一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

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悅

傳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

錄曰傳說以地爲氏鄭君注云得之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是也殷本紀謂之傅險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隱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顧軫坂說執役於此地案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

宗彤曰高宗之訓

傳曰訓亡

錄曰成湯商之大祖也昵近廟也當時蓋有豐昵之事故祖已及之非謂成湯爲昵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釋文曰黎國名尙書大傳作耆伯亦作柏耆
堪說文作錢云殺也以此耑訓刺音竹甚反

傳曰受紂也帝相亂帝乙之子戡亦勝也

錄曰黎尙書大傳作耆史記作飢又作汎又
作耆說文作習西伯舊說皆以爲文王宋吳
棫等始以爲武王據史記載膠鬲視師問曰
西伯何來知武王繼文王爲西伯也今攷竹
書紀年明載帝辛四
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錄曰篇內傳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父師太師
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正義云微子名啟
世家作開遯漢景帝諱也啟與弟仲衍皆紂
之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
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
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家語云比干官
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其子也偏檢
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
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家語云比干是紂之
親則諸父箕子則無文鄭王皆以爲紂之諸

父服杜以爲庶兄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

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
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下
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
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錄曰傳以正月解一月謂周之正月建子之
月也此序武王伐殷下或有闕文傳意乃分
爲兩截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觀兵也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三年伐紂也
上則年無所繫之月下則月無所繫之年宋
儒不信觀兵咸以十有一年爲十有三年之
誤字矣但觀兵之說尙書大傳載之史記周
本紀載之漢初有今文泰誓三篇上篇觀兵

時事首云羅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
孟津之上四月則非一月矣故尊今文泰誓
者解此序亦分兩截與傳同馬融書序云泰
誓後得案其文若淺露又八百諸侯不召自
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
屋流爲離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
子所不語中孚又春秋引曰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國語引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
必克孟子引曰我武惟揚朕卜襲于休祥戎
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曰獨夫受禮
記引曰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今文泰誓
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
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
可知矣是古文泰誓固僞而今文泰誓亦未
必真也然漢初婁敬說高祖已云武王伐紂
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武帝時董
仲舒對策亦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文泰誓
之出爲最古且伏生生周未秦初之際獲見
全經今文泰誓雖不在所傳二十九篇之內
而作大傳明載書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

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
節亢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
右小子子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
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
跪取以出揆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
尾化爲赤鳥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
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凡
百二十餘字使百篇中本無此文伏生肯載
之乎卽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又自言不離
古文者近是乃周本紀亦載泰誓與大傳及
婁董所引略同是古泰誓三篇不但今文有
之古文亦有之矣其諸書引泰誓而不在泰
誓者或遭灰燼之餘或因流傳既久不免有
遺佚耳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
大誓傳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
古文始作泰定字惠氏曰顧彪古文尚書義
疏作泰彪字仲文隋煬帝秘書學士作泰非
始衛包又曰大與泰異文起於後漢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

誓

釋文曰車音居釋名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
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古皆尺進

反從漢始有音居牧如字說文作母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錄曰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呂覽亦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故長庭江氏謂三百人爲三千人之誤司馬賁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錄曰西泚王氏云鄭注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藝文志云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歷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彗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

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
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
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載于周
廟此安國所傳之真本幸存至今者志於此
文分爲三截各以他語間之偽作者則止見
第一截而二三截竟爾遺闕王氏又云遂周
書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
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又云越若來二
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又云四
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
又云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朝至燎于周
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餼于國周廟其文與
漢志引武成並同但此一月朔日爲辛卯丙
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丙辰旁生魄仍當
作王辰旁死魄丁巳仍當作癸巳傳寫誤耳
案周廟國字亦當移在以庶下又
案錫厥周本紀作罷兵西歸得狩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傳曰武庚紂子一名祿父

錄曰殺受立武庚是勝殷而未滅其國也論語曰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蓋卽指此逮至武庚復叛而成王之黜殷命於是乎勢不容已矣

武王既勝殷

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釋文曰班

傳曰亡

正義曰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賁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左傳楚靈王云昔

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嬖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錄曰艮庭江氏云邦古封字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邦外侯服卽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序邦康叔正義云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是也詩云邦畿千里論語云且在邦域之中天子言封畿諸侯言邦域皆謂封疆爾是足證邦之爲古封字今人讀詩論語皆讀邦爲百尤反由不識古字故也案說文邦國也以邑丰聲封爵諸侯之土也从

出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古文省作室籀文
作𡩺从丰愚謂古文之室卽籀文之𡩺也室
以丰省从土非从出也小篆又加寸耳是邦
封聲義俱通故經傳通用然不得謂邦卽古
也封字

四旅獻𡩺太保作旅𡩺

釋文曰𡩺五羔反馬本作豪酋豪也

傳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

正義曰旅國名此旅訓爲陳二

旅字同而義異鄭云𡩺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錄曰正義解旅字皆謬西戎之國未聞有名旅者而大保作陳𡩺亦覺不辭蓋此二旅字皆當爲賓旅之旅旅𡩺篇名非若下序芮伯作旅巢命下有命字故旅可訓陳也艮庭江氏謂二文義例正同殆未諦與或又疑召公爲太保在成王時此太保當別一人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傳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

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

命巢亡

錄曰困學紀聞載李杞解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于是巢始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曰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釋文曰誥亦本作誥

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黜絕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以三監爲管蔡霍

錄曰鄭君詩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

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
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云王肅服虔皆依漢
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
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
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
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以外更有三人爲監
祿父非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
爲長書序唯言伐管蔡不言霍叔者鄭云義
赦之也見桃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云殷既
三分三叔當分治之漢志既言管蔡監鄘衛
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
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正義引帝
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
此言管蔡所監雖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
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雉解孔注云霍
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
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
內以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略想應如此秉
虔案三監殷民實所以監武庚也至周公誅
三監而霍叔罪獨輕當別有故不可知矣傳
誤見庭江氏亦云詩東山正義引鄭書注云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

者也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傳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故知三監是管蔡霍三人唐石經作將黜殷命案正義云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故特言黜殷命是孔本有命字各本脫此序始言將黜殷命則此篇以前所載皆未東征以前之事可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傳曰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正義曰啟

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非去紂即奔周也左傳云許偃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榘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內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樂記言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爾時未爲殷後也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使祀湯耳錄曰傳之謬不待言左傳世家所載亦非事實前人已辨之矣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拔而貢之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

唐叔以禾歸周公亡

釋文曰穗似醉反本亦作稂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錄曰西泚王氏尙書後案云嘉禾篇亡古今文皆無之漢書王莽傳引逸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於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良庭江氏誤尙書今注音疑亦取此二十字以補嘉禾之闕且云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成王命書發端之語也今其書亡餘文不可得聞矣又云王莽時羣臣

上奏引逸書嘉禾文如此且文餘其證以
莽意其說雖喪辟然所引故是尙書逸文不
得以其引自諸臣而遂廢之也故錄其文而
解之秉虔案莽傳引逸書之語肯謬較甚於
明堂位其時劉歆陳崇輩阿諛國賊眞所謂
喪心病狂者何難肌造一書以欺天下同朝
之人卽知其僞亦不敢斥言所引何足爲據
不然嘉禾之亡久矣大傳本紀皆不載又何
自而得其片語哉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

梓材篇題傳云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

梓字治木器曰梓正義

曰此

古梓字今文作梓

錄曰郭忠恕汗簡云梓尙書古文梓字孔氏
本用古文則經傳皆當作梓矣然伏生大傳
今文也正作梓材故馬云古作梓字蓋古文
作梓今文作梓正義今文作梓當爲作梓之
譌汗簡不足信

傳曰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

故使賢母弟主之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正義曰古字邦封同

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康國名馬王亦然惟鄭以康爲謚號以世家云生康伯也故

錄曰阮芸臺師校勘記云封康叔封上古本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按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秉虔案說文邦國也傳云國康叔明以國解邦今注疏本皆作封康叔不知誤始何時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

居焉召公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魯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今河南有鼎中
觀云九鼎者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
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
稱九鼎其實一鼎戰國策頗率說齊王曰昔武王
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
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
山川異物
亦又可疑

錄曰傳居馬上當脫欲字
正義鼎之上上當脫一字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成周洛陽下都

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請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

而徙之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

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成王即政始封伯禽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

王即政之年復叛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

姑

釋文曰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

傳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于蒲姑蒲

姑齊地告召公使作冊書亡

正義曰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

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有城是蒲姑爲齊地也

錄曰良庭江氏云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
蘇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蒲姑然則蒲姑奄
君之名此序于乃衍字若夫遷奄君之處所
則文不具秉虔案江說是也昭二十年左傳
云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
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爽鳩季荊有
逢伯陵太公皆人名則蒲姑亦人名可知後
或遂以人名爲地名故昭九年左傳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距作書
時已數百年矣地有蒲姑其在遷奄後乎西
証王氏云太公所居非卽蒲姑以齊封兼得
其地約言之耳漢書劉盆子傳薄掠至姑幕
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
州莒縣東北古蒲姑氏之國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
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錄曰奄卽徐戎也徐戎總名奄則徐戎之一
國淮夷又奄所糾約同叛者淮徐相近禹貢
海岱及淮爲徐州是也魯在徐州之境故徐
戎起而魯東郊不闕左傳言魯公因商奄之
民說丈解字亦云邾國在魯奄非徐戎而何
但助三監者奄與淮夷而茲之與淮夷並興
者不止一奄費誓所以變文曰徐戎耳民庭
江氏西泚王氏皆從鄭注以爲淮夷無再叛
之事然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不言奄
者略之則周公攝政伐三監并伐淮夷與奄
不言可知被斧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周
公作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漢儒皆以四國爲管蔡商
奄孟子亦言周公伐奄皆其證也但周公東
征成王蒞末同往故有歸禾嘉禾等篇及成
王親政封伯禽於魯淮夷又與徐戎共叛是
役也必仍是奄君主之於是成王親征淮夷
而命魯公征徐戎費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是也成王旣定淮夷遂山淮夷北行而至奄
與魯公會而商安置奄君以爲一勞永逸之
計成王政序云成王旣踐奄將巡其君於蒲
姑序云成王旣踐奄將巡其君於蒲姑多方

序云成王歸自奄是也當時事次原是如此
至周官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則統前
後而大略言之以見天下至此大定耳不然
周公東征成王既未同行成王政將蒞姑序
何以皆言踐奄多方序又何以言歸自奄哉
此傳當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徐戎又叛
魯征徐戎作費誓作者似亦知徐戎即奄而
獨忘却費誓篇中有我惟征徐戎之語何也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
事相因故連言之

錄曰奄助殷爲虐黜殷命則伐淮夷自不必
言但彼時未滅其國故見周公歸政而復叛
成王所以亟亟殘
之而遷其君與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傳曰海東諸夷駒麀扶餘駢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

賀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

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釋文曰駢戶旦反地里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

多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正義曰成王伐東夷不知何時晉語文王誡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未知此榮伯是彼榮公否或是其子孫也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錄曰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則

東夷卽淮夷耳西泚王氏云周書王會篇北

有樓慎東則滅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麀

扶餘之名且駒駢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

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恐安國作傳時尙

未通於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民庭江氏

人注音延本俾作卑謂俾字唐天寶中所改

周本紀作王賜榮伯據賜誼字當爲昇或爲

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按勘記云傳以弊賄賜肅慎之來賀來賀古本作夷也亡岳本宋板俱作夷亡疏標起訖亦作夷亡史記集解引傳云賄賜也疏述傳云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財賄卽幣也言幣言賜卽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傳此句上當有賄賜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夢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亡

正義曰帝王世紀文

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傳曰君陳臣名因以名篇

釋文曰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

錄曰西泚王氏云鄭注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而知也又坊記注君陳蓋周公詩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傳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曰馬本此句上更有

成王崩三字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錄曰正義云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以
傳中正字當爲位字之誤然自宋以來各本
皆作正號惟尙書後案引傳作主天子之位
號蓋王氏改又案成王未葬君臣皆冕服爲
干古之大疑亭林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書有
脫簡狄設黼屨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
誥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
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
沒喪不稱君今日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
也又曰周卒哭而祔今日麻冕黼裳是踰年
已耐之後也艮庭江氏辨之云天子七月而
葬葬則有謚成王以四月崩踰年則既葬而
再閱月矣何下文猶稱新陟王乎且先王之
顧命不宜遲至踰年而後傳於嗣王丁卯命
作冊度必不踰年而始傳顧命矣推顧氏之
意以設華美非初喪所宜故有是說曾不
思周禮天府職有犬喪陳寶器之文典路職
有大喪出路之文乎則周公之制固然也江
說似長蓋王麻冕黼裳乃史臣追記之辭廟
門卽路門以成王殯在寢神之先儒皆無異
命說孔氏序云伏生尙書康王之誥合于顧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傳曰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

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篇首節傳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

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厯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

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此偽作傳舊語得其

月庚午屈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傳舊語得其

年何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

之言何所道也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

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

妄作也

錄曰成周卽下都也傳云成定東周郊境似

非正義引漢志王命作策書豐刑今本漢志無書字又不同與此序相應句疑衍同字西止王氏云鄭所述古人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於尚書疏者有罔命無畢命闕氏若璩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之外復有零章剩句如伏生

所傳者乎惠氏棟謂鄭所述
篇目同命卽畢命之誤是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釋文曰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

傳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

錄曰禮記緇衣篇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是鄭所據本書序亦作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釋文曰冏九永反字亦作哭

傳曰伯冏臣名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錄曰伯冏說文及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伯冏西止王氏云張古文冏字衛包因改作冏陸德明在唐初尙見古書與必冏字作哭者刻誤今案盧氏文弼本釋文改作冏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傳曰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命作書訓暢夏

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後爲甫侯故稱

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刑

錄曰傳故稱甫刑七經考文載古本宋板皆作故或稱甫刑多或字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曰馬無平字錫馬本

賜作

傳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幽王爲犬戎所殺平

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正義曰祭之初酌鬱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之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杓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

錄曰宛斯馬氏疏釋史云史記周本紀及竹

書紀年皆謂幽王髮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

白宜白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

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盤申侯

臣

魯侯許男鄭子立宣白於申號公翰立王子
余臣於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成周
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王之效也平王
既立於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戊申則
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
家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號公但有見
於此而立攜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號公但有見
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秉虔案馬
說似本亭林顧氏而明人僞撰子貢詩傳
離序云王世子宜白殺其君幽王自立於維
又在顧馬之前伯盤史記作伯服惟左傳
攜王奸命正義引竹書紀年作伯盤今本紀
年亦作伯服二字古通用又攷紀年錫晉文
侯命在平王元年故馬氏云望以殺攜王之效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釋文

禽魯侯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開首篇
正義曰鄭以爲費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傳曰魯侯征之于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

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素有悔過
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
之頌

錄曰據釋文云舊讀皆作開則序文本不作
開可知而馬本作闕尤孔本不作開之明證
以開與闕義雖同而字不同也攷說文解字
開張也古文作闕開也重文作闕虞書曰
開四門以闕義雖同而字不同也攷說文解字
文作闕則此處亦當用古文作闕馬本及唐
石經皆作闕者衛包改從今文耳古文開與
闕相近開作闕者衛包改從今文耳古文開與
開幸有釋文可據說文解字可證也費周
禮禮記鄭注及史記集解皆引作柴說文解
字作柴蓋柴之譌史記作柴大傳作柴則應
傳習各異西泝王氏云柴爲魯東郊地則應
在今曲阜縣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
之初費尚自爲國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
郎後并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東海郡故城
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

十里後人疑作誓
卽在其地非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還歸作秦誓

釋文曰事

見魯僖公三十三年

傳曰峭晉要塞也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錄曰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與序不同潛叩閭氏云誓當作于素服效次鄉師而哭之日若封殽尸而還將霸西戎則志業遂矣豈復作痛悔之辭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六

尙書譜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篇目

今文

古文

唐堯堯典第一

有

有

虞舜舜典第二

無

有

汨作第三

無

有

九共一弟四

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

無

有

篇引書曰余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九共二弟五

無

有

九共三弟六

無

有

九共四弟七

無

有

馬鄭無

馬鄭無

馬鄭無

馬鄭無

馬鄭無

說詳後

馬鄭注無

九共五弟八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六弟九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七弟十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八弟十一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九弟十二

無

有

馬鄭無

稟飫弟十三

無

無

大禹弟十四

案書序大禹無漢字作大

無

有

馬鄭無

禹謨者偽書所加

皋陶謨弟十五

有

有

益稷弟十六

孫琛先生曰益稷鄭作棄

無

有

馬鄭無

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

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雖
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
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
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
篇之理也

夏禹禹貢弟十七

有

有

啟甘誓弟十八

有

有

太康五子之歌弟十九

墨子非樂云于

無

有

馬鄭無

武觀曰后子淫溢康樂野
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無
奕奕章聞于天案當是此
篇逸文

中康允征弟二十

堯典正義引鄭云允征臣

無

有

馬鄭無

名又引鄭注禹貢引允征
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右虞夏書二十篇今文古文並傳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四篇古文有錄無書者舜典汨作九其九篇大禹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十五篇

堯典正義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

此指傳孔所分

鄭元云舜

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案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并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虞夏所以同科者董生之言曰孔子曰

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
循堯道何更爲哉又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
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
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
所損益也此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其道
如一矣至於三正文質之變關乎五德之運又不在此數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
其事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
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鄭康成亦云序孔子所作細釋
書序之文疑孔子時惟有堯典皋陶謨二篇而舜典大禹益
稷卽具於是未始別出三篇也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即經文三載汝陟帝位乃讓舜之事當在堯典中而晚出

書分爲舜典非也

作堯典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作舜典經文有鯀在下及賓于四門云云卽側微歷

試之事

鄭注歷試諸難爲入麓伐木卽納于大麓也

不具於堯典中乎則可不

別出舜典矣又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中之作大禹

皋陶謨益稷凡皋陶禹帝舜之辭及暨益暨稷之事不具於

皋陶謨乎則可不必別出大禹益稷矣

馬鄭王據書序分益稷於皋陶謨然據書

序正不必分篇

且序言作大禹皋陶謨不言作大禹謨皋陶謨者正

以禹皋之謨同在一篇中也竊謂孔子序書有數篇合爲一

篇者如堯典舜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是也有一篇分爲數

篇者如盤庚大誓是也嘗聞諸葆琛先生曰堯典紀事之首

也皋陶謨紀言之首也故並加之曰曰若稽古若順稽考也
謂順考古道以錄之云爾案論衡書須篇云問說書者欽明
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則漢儒有
以堯典爲孔子之言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
之王紂虞而號舜曰帝舜典謨之文堯舜稱帝知並以周法
錄之也尙書大傳舜元年稱王入唐郊伏生以舜在當時稱
王亦必以尙書之帝爲周法所定也堯典鄭注稽同古天也
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馮融以爲堯順考古道同天
之訓疑出緯候遷書多古文說五帝本紀帝堯曰放勳不言
曰若稽古疑亦謂爲序書所加故史去之是古文家不以稽
古爲同天並不以爲堯之順考古道也御覽八十一卷引尙

書中侯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緯候效經而失之者遂爲晚出二十八字之所本而曰若稽古之義亡矣

正義云鄭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

孔穎達據東晉書斷十六篇古文爲僞書鄭

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成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當作畢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以上正義文案此二十四篇之目當見鄭氏書序之注鄭注古文書並無此二十四篇也正義又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古文家雖名有二十四篇而無師

說馬鄭亦不傳之故唐人以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遂引以爲今文也

案東晉古文書因僞而漢時得多十六篇亦未是真如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著於史記馬鄭又

不作注正以不可信也

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據歆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董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太氏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間去周爲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足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尙書仍闕是篇亦以爲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

以溯於二十八篇也

篇目

今文

古文

商湯帝告弟二十一

困學紀聞云尚書大

無

無

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釐沃弟二十二

無

無

湯征弟二十三

殷本紀有引湯征文

無

無

汝鳩弟二十四

無

無

汝方弟二十五

無

無

夏社弟二十六

無

無

疑至弟二十七

無

無

臣扈弟二十八

無

無

湯誓第二十九

有

有

典寶第三十

無

有

馬鄭無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無

無

湯誥第三十二

殷本紀有湯誥文

無

有

馬鄭無

咸有一德第三十三

堯典正義

無

有

馬鄭無

引鄭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

明居第三十四

無

無

太甲伊訓第三十五

漢律志引伊訓篇

無

有

馬鄭無

日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載乎在亳

肆命弟三十六

無

有

馬鄭無

徂后弟三十七

無

無

太甲一弟三十八

孟子禮記並有

無

無

引太甲文

太甲二弟三十九

無

無

太甲三弟四十

無

無

沃丁沃丁弟四十一

無

無

太戊咸父一弟四十二

無

無

咸父二弟四十三

無

無

咸父三弟四十四

無

無

咸父四弟四十五

殷本紀咸父下

無

無

有太戊篇

伊陟第四十六

無

無

原命第四十七

無

有

馬鄭無

中丁中丁第四十八

殷本紀云中丁書闕

無

無

不具葆琛先生曰中丁書闕不具乃太史公引書序之文蓋孔子時已闕此篇故獨著不具之言若太史公時書闕不獨中丁矣當時有太戊闕中丁乃適有百篇也

河亶甲第四十九

無

無

祖乙祖乙第五十

無

無

陽甲盤庚上第五十一

錄釋載熹平石

有

有

經殘字般庚下篇與上連
接知今文合爲一篇古文
乃分爲三

盤庚盤庚中弟五十二

有

有

盤庚下弟五十三

有

有

武丁說命一弟五十四

禮記緇衣兌命

無

無

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育厥
躬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
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
高宗書篇名也

說命二弟五十五

無

無

說命三弟五十六

無

無

祖庚高宗彤日弟五十七

有

有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

無

無

帝辛西伯伐黎弟五十九

有

有

微子弟六十

有

有

右商書四十篇今文傳湯誓般庚高宗彤日西伯伐黎微子
五篇古文分般庚爲三篇凡七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湯誥咸
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六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
則散亡矣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
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聞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
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身
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墨子七患篇引殷書湯乃以
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
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案此知
周語墨子之湯誓乃因旱禱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韋昭說非
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
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案增多十
六篇中無湯征則子長所受於安國者當多於劉歆以後所
見之書矣

盤庚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
膏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
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案鄭此注明盤庚分篇
之故以合書序

殷本紀云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案鄭
義三篇事不同時明是盤庚後人集而錄之皆盤庚事故名
盤庚蓋告戒行於當時而編次成於沒世史記之言與序不

違乃索隱云尙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
庚崩百姓思之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此說大非太史公豈
不見古文者亦以見司馬貞全不識今文古文之別也

殷本紀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
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案高宗以廟號名篇故
定爲祖庚時書以立廟稱宗爲祖庚時事也與盤庚例異

篇目

今文

古文

武王大誓一第六十一

無歐陽經

有

大誓二第六十二

無歐陽經

有

大誓三第六十三

無歐陽經

有

牧誓第六十四

有

有

武成第六十五

漢律歷志三引武成無

有馬鄭無書武成正義引鄭云武

文

成造書建武之際止

洪範第六十六

有

有

分器第六十七

周本紀序分器在洪無

無

範前

旅獒第六十八

鄭注獒讀是無

有馬鄭無

豪首之長

旅巢命第六十九

無

無

金縢第七十

有

有

成王大誥第七十一

有

有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無

無

歸禾弟七十三

無

無

嘉禾弟七十四

漢書王莽傳引書逸

無

無

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

和天下案此古文所無故

王莽時亦以爲逸篇也葆

琛先生曰假王即高宗形

口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

也古文假格通孟子曰惟

大人爲能格君之非故格

君者逮政之木而佞邪傳

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

是所云十六篇皆歆等以

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

博士不肯置對矣

康誥第七十五

有

有

酒誥第七十六

有

有

梓材第七十七

有

有

召誥第七十八

有

有

洛誥第七十九

有

有

多士第八十

有

有

無逸第八十一

有

有

君奭第八十二

有

有

成王政第八十三

釋文政如字馬

無

無

作征云正也

將蒲姑第八十四

無

無

多方第八十五

有

有

周官弟八十六

無

無

立政弟八十七

有

有

賄息慎之命弟八十八

無

無

亳姑弟八十九

無

無

君陳弟九十

無

無

顧命弟九十一

伏生書顧命康王之

有

有

詰爲一篇古文分爲二

康王之誥弟九十二

釋文王若

有

有

曰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康王畢命弟九十三

三統術有無引畢命

有馬鄭無

刑文

穆王君牙弟九十四

釋文君牙一作君雅

無

無

鄂命弟九十五

本作鄂命今依說文

無

無

解字所引改

以下五篇蔡仲之命弟九十六

無

無

別錄

費誓弟九十七

有

有

呂刑弟九十八

有

有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有

有

秦誓弟一百

有

有

右周書四十篇今文傳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召詔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柒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十九篇古文多大誓三篇又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凡二十三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武成旅獒畢命三篇

案周本紀尙書大傳並載古文大誓其一篇爲九年觀兵時事蓋大誓第一一篇其一篇爲十一年師度孟津時事蓋第二一篇也並載本紀及大傳至馬融稱書傳所引五事及他書引大誓當並是第三篇文在孔安國時則分三篇馬鄭時文更殘闕並爲一篇故經典序錄稱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正以馬鄭並爲一篇也伏生所傳書經文無大誓故以諸儒所傳述者入太傳中歐陽生始以古文增入故歐陽經三十三卷校大小夏侯經多大誓三篇也

劉歆三統術以上一年觀兵十三年

克陵與史記異案三統編之年數皆附會
損益以遷就其術漢人已言之不足憑也 附錄與陳編脩書
祺書云據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宮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
而菽文志言武帝末蓋據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追
述前事非季世之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間獻大誓正是一時
一事緣古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大著證今文
無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乃由後驛入疑未
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正謂古文出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
閒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行民間也非古今文書之外
別出大誓也大著云孔氏古文果有大誓別錄七略何以獨
歸之武帝末民間獻而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別錄已明云武帝
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

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藝文志同有謂
宣帝本始中得大誓者此傳譌之說別錄又云與博士使讀
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蓋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
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說故婁敬董仲舒並引之今足下又考
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
十六篇迺絕無師說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別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
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
滋多於是矣案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爲今文博士時
又未獻古文但以私授兒寬史記儒林傳兒寬詣博士受業
受業孔安國寬受今文書於歐陽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

故歐陽經三十二卷

漢志文

正呂寬目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

篇錄入也別錄與歆書所云博士讀大誓卽指歐陽博士大

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古文故大小夏

侯經二十九卷

漢志文

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卷數

皆並序計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著謂大小夏侯亦有
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博膏肓多起茲錄副奉還而區區
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教之則幸甚

案漢書律厯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劉歆三統術歆讓太
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府伏而未發
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
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

亡衛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蓋偶於武成序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之逸書並亡於建武之際也如馬鄭大誓亦建武時所殘闕遂并爲一篇矣

東晉古文武成篇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義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元等皆依用之案所云韓嬰卽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

益證十年爲七年之誤

蓋韓詩內傳之言也劉歆亦謂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此僞古文之所由出也

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據史記知

觀兵爲九年事師度孟津克殷爲十一年事定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爲克殷後二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此歆刪改書序之文謂十一年乃觀兵十三年乃克殷不知史記引古文大誓明言九年觀兵蓋以克殷而追敘其事然後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序言一月戊午者明周之改正故言一月惟僞古文大誓有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正建子不得爲春卽本歆說不可据

尙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蘇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

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箕
子既封朝鮮而後來朝則在克殷後二年矣

周本紀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
作洪範則分器在洪範前書序分器在洪範後太史公以百
篇之序列二帝三王之事其先後當可據也

案周本紀武王微九牧之君登園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自夜
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
發未生于今六十年

逸周書
度邑同

此在克殷後則武王克殷年未

六十本紀又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

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乃瘳後而崩

書武王克殷二年則子長考信詩書見金縢年月知武王崩
天下未寧而崩

年亦六十內外耳此古文家說也劉歆據二戴記謂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

文王世子正義引此作大戴禮今本無

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

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入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

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卽位十

一年此本二戴爲今文家說然案之事理多有齟齬不如古

文家之爲當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於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

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鷖鷖王亦未敢訓周公是作鷖鷖在伐

奄得嘉禾之後與鄭注金縢謂在武庚未叛管蔡未誅之前

不同案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卽魯世家所載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

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爲罪人斯得之事詩毛氏以
周公居東爲東征罪人斯得爲管蔡與史記同爲古文說鄭
君以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此蓋出今文家博士
相傳之誤亦若戴記述文王武王之年所當辯正者也金縢
一篇分三節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爲一節明周公踐
祚攝政乃新命于三王所云以旦代某謂代成王卽代武王
也武王既喪至罪人斯得爲一節明周公攝政東征誅管蔡
之事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至歲則大熟爲一節魯世家云
周公在豐將沒曰必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
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于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卽未敢順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
公之事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鬋金滕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未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此載金縢卽古文說也案此卽毫姑序云周公葬畢之事也而世家以金縢篇文爲說者周公攝政之事以金縢始以毫姑終故錄金縢卽終言其事所以明周公之志也周公之志以三王命其始以天彰其終處

變而正反亂而治微乎微乎不詳言之則本末不得而明也

金縢篇云我之弗辟辟治也

本許叔重

言欲告先王即當治殷民

之罪罪人斯得東征事已于後嘉禾旅命周公歸報鵠貽
詩恩勤繄予不敢離王王亦未敢順公即葬公于畢之事也
雷電以風爲葬周公後事以非郊時天災卜祭肱篇金縢執
書以泣故云其勿穆卜也云朕小子其新逆者讀如天子降
心逆公之逆謂自新以迎天意也此記命魯得郊祭知周公
攝政天意所與也而孔子序書於誅紂則闕其文於周公攝
政則微其辭以見聖人處變非常異誼也故儒者以 十八
篇尚書爲備其諸知刪書之意乎

鴻鵠首章取子毀室以喻管蔡之誅次章桑土牖戶以喻成

周之營三四危亂以喻救亂之難而不敢離成王之意亦可見矣金縢終記周公之事而序書在大誥諸篇前者以冊祝爲金縢正經也公言以旦代某但欲代武王死而新命于三王則永終是圖之命啟籥見書之言也永終是圖謂當終文武之事公則曰三王之命也成王則曰天之威也終金縢之篇而周公之所以事成王與成王之所以康周公者無不可白焉此周家一代之大經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鄭注云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案克殷雖在居攝二年而將黜殷作大誥自在一年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詩東山詠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則往東之時在居攝之一年克殷殺管叔在二年故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伐奄在三年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案黜殷在二年則命微子亦在是年樂記言武王克殷投殷之後於宋時武庚尙存微子封宋不得爲二王後至黜殷命始以微子爲二王後微子之命殆陳此義與有客之詩相表裏矣漢書梅福傳載匡衡議曰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更封他親爲始封君

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案此合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之義

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紀云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案史記書序並次歸禾于微子之命後則是時已克殷兵所謂代奄時

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困學紀聞云伏生大傳之序有嘉禾拊誥今本闕焉案拊與奄同音字通周公伐奄時得命禾卽陳天命以誥奄民故嘉禾亦名拊誥否則百篇中無拊誥之目益知拊誥卽嘉禾猶畢命卽豐刑矣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邑卜居焉曰吉遂國

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案周公攝政之七年而稱成王七年則成王卽政未嘗改稱元年況書序於大誥稱周公相成王至微子之命序首稱成王歸禾序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天子者成王也周公攝政者相成王也攝卽相義
見別孔子序書正名之義實見明顯而劉歆摭假王竦政之逸文傳會周公攝政稱王又以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始稱元年康成亦惑於其說遷就不經之談疑誤後來不可不正惟伏生傳稱攝政五年營成周蓋五年始有新邑之圖至七年經營乃定故不同也

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周於是卒相成王而

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魯世家又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

注駟案尙書作棄今書作費編書費誓在後者說見

後此伯禽封魯在管蔡流言之前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

踐奄作成王征鄭君注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

奄皆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

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史記燕召公世家云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

之作君夷則君夷成王征皆在周公攝政時而編篇在洛誥

誕保七年之後者蓋自金縢至立政皆周公相成王之事金

縢總言周公之始末大誥至洛誥舉救亂克殷踐奄建侯營

洛致政數大端多士至立政皆告誡語言之爭故敘列於後
其實同時無先後也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三統術曰畢命
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鄭注書序
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案序云康王
命作冊當作康王命作豐刑豐字脫豆與冊相近而誤下又
脫刑字也三統術引逸篇王命作策豐刑策字衍文讀古文
者涉序中冊字而誤又轉寫作策也周公黜殷降辟三叔故
霍侯至康王時始命豐文王廟霍文之昭故作豐刑而命之
刑法也畢分居里其作豐刑之法乎堯典正義載鄭二十四
篇目有冊命無畢命今
案鄭嘗引畢命逸篇三統術亦引畢命
則二十四篇中是畢非同正義字誤耳

謹案孔子序周書自大誓訖畢命皆書之正經以世次以年紀其末序蔡仲之命桀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五篇者幼嘗受其義於陳琛先生龜曉佔畢未能詳紀輯走燕豫畱滯梁荆兩丈斯隔七年於茲茲譜尙書細繹所聞而識之曰尙書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蠻夷猾夏王降爲霸君子病之時之所極有無如何者也蔡之建國東臨淮徐南近江漢伯禽封魯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不意蔡侯一虜熊貲始大楚之霸業先於五邦呂命穆王實作自呂征彼九伯浸及齊桓晉秦之興復在其後霸者之業相循而作帝王之統由此一變史伯之對鄭桓言秦晉齊楚代興史儋之見秦獻言別五百載復合運會所乘惟聖賢能見其微孔子序五篇於

書之終中候之文究於霸免所以戒後王制蠻夷式羣侯不
可以不存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六終

湘陰吳光堯校
長沙王先慎校